

■ 玉渊杂谭

《欢乐颂》：“新中产”的身份焦虑

文·李 宁

5个家庭、职业、性格与教育背景都各自有别的女孩因机缘巧合住在了同一楼层，随着剧情发展，她们从最初的话不投机、水火不容慢慢走向同心协力、其乐融融。看上去电视剧《欢乐颂》的剧情并不复杂，但却对当下社会阶层现状的关注而引发了褒贬不一的热议。不过无论冠之以“现实主义”，还是斥责其“金钱至上”，恐怕都未切中肯綮。一曲《欢乐颂》，说到底是在当下“新中产”阶层为弥合内部差异、纾解身份焦虑与寻求集体认同的一种努力。

尽管“中产阶级”的定义、数量与构成等问题在当下中国仍然聚讼不已，但不能否认的是以“80”白领群体为代表的“新中产”正崛起而起。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伴生物，“新中产”自涌现以来便是一个充满异质性的集合体。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不同背景成长起来的“新中产者”之间存在着资源占有、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欢乐颂》中反复渲染5位女主角迥异的家庭

背景，正意在凸显这种历史性差异。

在《欢乐颂》中，“海归”精英安迪与“富二代”曲筱绡无疑处在“新中产”这一庞大群体的上层，而前者作为第一主角更是被设定为当下“新中产”的标杆形象。与这两位女主角相比，身为“奴族”的樊胜美、关雎尔与邱莹莹则游走于群体的边缘。她们三位与数量更为庞大的“新工人”群体代表着当下中国涌现出的两种“新穷人”。与“新工人”阶层相比，她们接受过高等学历，怀揣着上升梦想聚居都市，经济能力却与前者相差无几。如同汪晖所言，她们是消费社会的新穷人，又是贫穷的消费主义者。

如果说剧中5位女主角代表着“新中产”阶层所存在的巨大内部差异，那么又该如何在她们之间寻求身份认同，从而建构起“新中产”的“共同体”？《欢乐颂》做法是站在安迪——这位中产阶级典范的立场之上，去宣扬这一群体的行为准则与文化趣味。

因此，《欢乐颂》首先是一本中产阶级

成功学著作。而当下对于该剧的诸多争议，正在于作品对于金钱、成功与地位的不加掩饰的追求。安迪对邱莹莹热衷成功学的行为嗤之以鼻，因为这种成功学是属于农民与“新工人”的，与自己所在群体所秉持的行为准则格格不入。当关雎尔为同事关系与工作去留而苦恼时，安迪反复告诫其要谨小慎微，即便面对职场中的不公平现象也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以关雎尔、樊胜美为代表的“新中产”底层在生存压力之下瞻前顾后、权衡利弊，而以安迪、曲筱绡为代表的“新中产”上层则在奇点、包奕凡、谭宗明等人所编织的密友网络中如鱼得水。无论底层抑或上层，他们都像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得失。相形之下，赵医生发动他们为贫困患者筹集善款的情节，更像彰显这一群体同情心的无足轻重的点缀。

与此同时，《欢乐颂》也是一本“新中产”趣味养成指南。从家居、食物到艺术、服饰，影片不厌其烦地借助安迪、奇点与赵

医生等人为我们展现“新中产”阶层应有的文化趣味。安迪睿智沉稳，只喝依云，注重锻炼，家居充满艺术感，举手投足显示出精英姿态。与之相反，富家女曲筱绡虽然在经济收入上不遑多让，但却不学无术、作风浮夸。她不知王小波，更无法欣赏莎士比亚、东野圭吾和德沃夏克，因而才被医生不俗的赵医生所鄙夷。关雎尔以与赵医生有相同音乐品味而骄傲，樊胜美沉溺于服饰，甚至连邱莹莹也以对咖啡的认知来标榜自己的品位。如同布尔迪厄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趣味是一种对人的阶级分类，任何趣味都不是自然纯粹的，都是习性、资本和场域相互作用的产物。《欢乐颂》清晰地展示了这种趣味。而影片越是费尽心力张扬“新中产”阶层的行为准则与文化趣味，就越凸显出当下社会阶层分化、“新中产”内部愈加不均衡的现状。而该剧站在以安迪为代表

的中产阶级精英的立场居高临下的文化姿态，也势必会引发一些观众的反感与质疑。颇有趣味的是，影片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揭秘安迪的身世，并将其精神创伤的来源遥遥指向上山下乡的年代。“后阶级时代”阶级话语的挥之不去与历史创伤的幽灵徘徊，更显示出当下“新中产”阶层对自身合法性与集体认同的焦虑。

最后不得不说的是，《欢乐颂》的火热再一次凸显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在《欢乐颂》《小时代》的笼罩下，尽管还有《钢的琴》《推拿》《天注定》等在坚持不懈地进行底层叙事，还有“打工文学”在努力诉说着他们的生存故事，但“新工人”群体在当下文艺作品中的销声匿迹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在消费主义的文化氛围中，“新工人”分享着“新中产”的生存梦想与文化想象，然而在“新中产”的生存梦想与文化想象中，我们却找不到“新工人”的踪迹。既然如此，我们又该到哪里去寻找他们的身影呢？

不知从何时开始，那麦收的盛典渐行渐远了。

麦

二十四节气的“小满”到了。大大小小的雨儿一场接一场下，从中原下到岭南。飞机得在两场雨之间抽冷子飞，老家淮北的干部朋友乘飞机来广州出差，毫无悬念地延误了。朋友对我说，小满一过，就要准备收麦了。

真是服了咱们的祖先，二千多年前定下的二十四节气，至今还是那么灵验。小雪就下雪，大雪就大雪。“清明时节雨纷纷”，那首诗年年都被清明的雨水刷新，千年不变。小满正是小麦灌浆欲饱的节骨眼，雨水一定要下得沟沟塘塘。而到了芒种收麦，雨水就没有这么多了。麦收季节一定会有几个晴明天，让农民打场晒麦……当然，偶尔也有例外，那必定是非灾即难的年景！

朝胜儿时记忆，麦收如同天地间的一场盛典。学校一定停课，组织学生到农村帮助收麦。收麦的工具就是镰刀，下地前先把镰刀磨得飞快，可着巴掌的尺度，顺着地垄在麦穗之下抓着一把小麦，镰刀贴地刷刷地掠而来，一把把小麦就被揽入怀中。顺手抽出几条麦秸一搅一拧，将割下的麦子捆成一大把，往垄边一丢。紧接着又弯腰大步，反手抓住一排小麦，镰声刷刷，刀飞汗洒……

旁边有人亦步亦趋，收起那捆成一把把的小麦，满怀之后，双手环抱，麦秸捆住，再横在大腿上使劲儿扎紧，往地上一栽，就稳稳地竖起，我们叫“麦个子”。待到满地小麦割完，地里就竖起了一个个间隔相当的麦个子。这时，牛车、马车该来拉走，送到场上，石碾碾压脱粒，木锨迎风抛扬，烈日暴晒，进仓囤积……

参加麦收的学生，新麦蒸的大白馒头管够，再用新麦面匀上一大锅面汤，端起大海碗咕嘟咕嘟一通豪饮。那种记忆中的麦香，秒杀今天所有的饮料！

从“寒露”播种开始，经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直到收麦的芒种，没有这十五个节气八个月的生长，就没有那一口新麦的馒头！那烈日当头的火辣，挥汗如雨的痛快，拥麦入怀的踏实，再加上敞开心扉彼此呼应的俚语村言，把大半年的艰辛与期盼，都抛洒宣泄的淋漓尽致……

不知从何时开始，那麦收的盛典渐行渐远了。青壮打工去，收麦与收获。留守村里的老人和妇女，自然承担不了那播种与收获之重。于是，农村机械化的时代开始了。青壮年在城里打工挣钱，寄回家雇请机械播种收割。田野里欢声笑语的农活，变成了轰轰隆隆的机械轰鸣。空气中飘着汽油柴油的味道，机械排出的黑烟遮掩了“袅袅炊烟，茵茵芳草，云淡风轻”的田园风光。

收割机的滚刀不能离地太近，将小麦几乎是拦腰斩断。地里剩下一半的无头麦秸，不甘地站立着。再割一次没有人力，耕翻入土成本太高。只剩下了一条路，就是乘人不备点火焚烧。

年丰时秸秆焚烧的黑烟遮天蔽日，飞机看不见降落的跑道，汽车看不见前方的车道，空气重度污染，孩子涕泪横流，时有各类事故因此发生。严峻峻法，烧秸秆者抓，每年抓得拘留所人满为患。可那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啊。问责乡镇干部，年年为此总有几个被撤职处理的倒霉蛋。淮北老家的朋友说，如今一到麦收季节，城里的干部都要分派到农村，采在地头严防死守。生怕一把火烧了乌纱帽！

当年的田野盛典，因何变成一场灾难？更加令人忧心的是，收回的小麦卖价，与付出的化肥、农药、电、油、机械、人工的费用一比，所得寥寥，甚至入不敷出。一季的辛苦竟然两季空交，甚至还要负债种地。皇天后土，此理何在？！

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吗？既然城里打工收入好过种地，既然播种粮食微利甚至无利。有朝一日，农民们放弃了这一亏本营生，天下无粮，接下来就会是天下大乱！“谁来养活中国？”就不再是荒诞之问了！好在，家乡的朋友对我说。割麦磨豆，还是淮北农民的耕作习惯。尽管，几乎没有钱赚。知其无钱而为之，天下大德也！

■ 随想随录

金瓶梅与望远镜

文·高 爽

最近有朋友赠送了昆曲的戏票，清代李渔所作的《怜香伴》。这是昆曲的经典剧目，内容事关女性同性之爱。这样一个主题即使放在今天也显得不太寻常，更何况是李渔所处的年代。

李渔，十七世纪戏剧家，浙江金华人。他活跃在清朝初年顺治和康熙年间。李渔不仅写了《怜香伴》这样奇葩的剧目，他一生作品丰厚，著有《笠翁十种曲》《十二楼》等名作，还批阅了《三国志》，改定了《金瓶梅》。就是这样一位有大才华的大师，却不太被当时的清流主体容纳。士大夫文人评价他“有文无行”，他却自得其乐，善于与各阶层贵客相交。不仅善于词作和戏剧，李渔还在自己居住的芥子园开办了出版社，芥子园书铺经营的红红火火，相继出版发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等奇书。

这样一位精通金瓶梅的清初文人，因其开放的心性，广纳各路新闻，不拘一格，不设禁。在他的作品《十二楼》中，讲述了12个小故事。在《夏宜楼》这篇里，主人公翠吉人和嫖娼以望远镜为媒展开了一段爱情故事。文中科学地讲述了望远镜的结构和原理：“千里镜此镜用大小数管，粗细不一。细者纳于粗者之中，欲使其可收可放，随伸随缩。所谓千里镜者，即嵌于管之两头，取以视远，无远不到。千里二字虽属过称，未必果能由吴越起，坐观秦楚，然试千百之内，便自不觉其远。”虽然《十二楼》中的千里镜没有用来观测太阳黑子和夜空的星辰，只是主人公用来窥视心上人的利器，但这一记述算得上是中国人最早的对望

望远镜的传播。

西方传教士汤若望来到中国之前，在罗马学院深造，期间聆听过伽利略的授课。望远镜经过伽利略的改进，在十七世纪初取得了一系列新的天文学发现。汤若望来到中国后，便用中文写作了《远镜说》，科学地介绍望远镜的来龙去脉。而李渔，正是最早一批读到《远镜说》的中国读者。也只有李渔，用自己的文学才华重新将望远镜包装推广。一位是接受了传播基督教重任的耶稣会士神父汤若望，一位是科举失败的非主流文人重口味剧作家李渔。我们不知道他们两位是否见过面，但他们的思想以某种方式在中国大地上做了沟通。这真是应了那句话，“有趣的灵魂终会相遇”。金瓶梅最权威的专家同时也是西方望远镜技术的最早推动者，这似乎暗示着我们，创新和探索，从一开始往往有着非主流的味道，却内涵丰富，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汤若望曾经因为西洋历法与传统国学之争而锒铛入狱，身世凄苦。李渔晚年家败生活窘迫。但那些仇视过他们的名字已经烟消云散，汤若望和李渔的作品依然璀璨生光。

李渔的《怜香伴》在北京和平门附近的正乙祠古戏楼上演。正乙祠戏楼最初兴建于1666年到1667年间，正是李渔刚刚写就了《十二楼》传播西方望远镜技术的年代。也恰好是把望远镜从欧洲介绍到中国的西洋传教士汤若望去世的年代。穿越350年的历史迷雾，今天李渔的作品再次来到正乙祠上演，这是历史的巧合，似乎也藏着历史的趣味。

闭上眼 迈开步

文·马 捷

如果一个人说他喜欢真实，但又不爱走路，那他所说的真实，肯定是别人灌给他的。走两步，没事儿走两步，走进荒野，就发现媒体的闲扯，其实跟真实的生活没关系。一个现代人住在北京，知道非洲有狮子，但不知道自个儿小区里有黄鼠狼，因为电视没播。

虽然我怕晕船，怕晕车，但舟车劳顿一次，总胜过素人浅见。文人动动腿，获利大过跑买卖。余秋雨去西北沿着古人的路走了一趟，免于拘泥李杜散散气。看祁连山头残照点几阳关雪，看不长草的沙丘。达坂城的石头，在道士的塔下回想历史教科书，再回上海说中国文人的心路，才能说出点新东西。

如今，烧着汽油，爬五楼都要气喘的

调查显示七成网民手机阅读超1小时

科技日报讯（记者刁艳华）日前，由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组织的《中国网民手机阅读状况调查报告》在当天举办的中国网络传播高峰论坛上发布。报告显示，手机阅读时代已经来临，七成以上网民每天的手手机阅读时长为1—3小时，而用kindle等专业阅读器的网民则每天超过3小时。

调查显示，微信已经成为数字阅读内容的最高比率来源，达到51.8%，而“两高一低”（收入高，学历高，年龄低）群体比较偏爱kindle等阅读器。基于数字阅读的未来，六成网民都表示纸质阅读将被其取代，男性、青少年、高收入者尤其看好数字阅读。

■ 品筑春秋

西周：开创城市规划新格局

文·填下乌贼

商朝被暴君和狐狸精搞完后，来自陕西的姬姓贵族夺取了天下，周朝开始了。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西周的最后一个国君是周幽王，正是他为了美女褒姒“烽火戏诸侯”，导致了西周王朝在公元前771年覆亡。

犬戎攻破了西周的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焚毁了西周富丽堂皇的宫室，故而，我们今天看不到西周王宫的遗迹。

此次事件不仅是东西周的分水岭，更关键的是，它开启了一个十分恶劣的先河——“除旧迎新”。一旦新朝取代旧朝，胜利者往往会把失败者的财产全盘接受，同时焚毁前朝宫室——让你无家可归！从精神上摧垮敌人的意志。

秦始皇统一六国，迁徙六国王族到咸阳看管居住，焚毁六国宫室，项羽攻入秦都咸阳，立刻就焚毁了咸阳宫，阿房宫，“大火三月不灭”；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匈奴前赵攻破都城洛阳，纵兵烧掠，太极殿惨遭焚毁；大明宫，大唐帝国的宫阙，自唐高宗起，先后有17位唐朝皇帝在此处理政，历时达二百余年，公元896年，大明宫毁于唐末的战乱，元朝皇帝主殿前为大明殿，后为延春阁，朱元璋收复大都后，拆毁了大明殿，又用土山掩埋了延春阁——即今天的景山。

值得庆幸的是，满清入关后继续定都北京，沿用前朝皇宫，并未拆毁重建。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这一雄伟壮丽的明清皇家古建筑群，真是十分侥幸！故宫凝聚了中国历代建群的经验，是当之无愧的民族瑰宝！

虽然西周的王宫我们是无法得见，但是，西周在中国建筑史上，也有一项开天辟地的大举措，值得大书特书，就是城市规划的格局。

经过夏商两朝的积淀，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姓姬名旦）写就了一本弘扬礼法的图书，即《周礼》。《周礼》中有一篇《考工记》，篇幅并不长，但科技信息含量相当大，内容涉及先秦时代的制车、兵器、礼器、印染、建筑、水利等手工业技术，还涉及天文、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

《考工记》指出匠人（建筑师）的职责有三：一是“建国”，即给都城选择位置，测量方位，确定路程；二是“营国”，即规划

都城，设计王宫、明堂、宗庙、道路；三是“为沟洫”，即规划井田，设计水利工程、仓库及有关附属建筑。匠人的总领导，他的官职是“司工”——在古代中国工官表里，这是最早的职位。

《考工记》里有一段非常出名的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意思是说，大司工营造都城，每面边长九里，含三个城门。城内纵横各有九条道路，每条道路宽为“九轨”（一轨为八尺）。王宫居中，左侧是宗庙，右侧是社坛（或社庙），前面是朝堂，后面是市场。



我们今天看北京城，基本就是按照这段话来设计的：北京内城南城墙，由东向西分别是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三座城门；而故宫东边是太庙，西边是社稷坛。

西周开创了宗法社会的先河，以礼法、教条规范社会道德，商纣王时代男女裸身相戏于酒池肉林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具体反映到建筑上来，就是房屋也分出了高低贵贱，君主的宫阙等级要高于封国诸侯的，诸侯的高于卿大夫的，大夫的高于庶民的，而奴隶是不配拥有住宅的。

比如说，建筑的木构件上要涂刷色漆防腐，所谓“礼制”，天子用，诸侯黝垩，大夫苍，士黜，说的是君主的宫阙柱子可以刷成丹红色，诸侯刷黑白两色，卿大夫刷青黑色，士只能刷土黄色，而庶民是没法刷漆的，也没法刷漆，古代的植物大漆是战略物资，用途很广，产量不多，国家要管控的。

■ 艺苑

西伯利亚大铁路（摄影）

李晓南

